

霍译

◎ 赵长江 /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红楼梦

回目人名翻译研究



河北师范大学专著基金资助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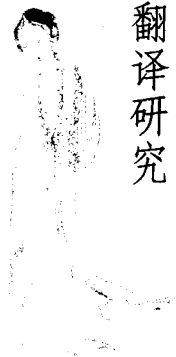
霍译

◎ 赵长江 /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红楼梦

回目人名翻译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霍译 红楼梦 回目人名翻译研究/赵长江编著.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7. 4

ISBN 978 - 7 - 5434 - 6438 - 4

I. 霍… II. 赵… III. 红楼梦 研究 IV. I207. 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2674 号

书 名 霍译 红楼梦 回目人名翻译研究

主 编 赵长江

策 划 杨 才

责任编辑 张 静 刘相美 张 辉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5 号 <http://www.hbep.com>)

印 制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排 版 保定市万方数据处理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125

字 数 46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34 - 6438 - 4

定 价 18.00 元

著作权所有, 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 违者必究。

说不完的《红楼梦》

我和《红楼梦》结缘，始于对翻译的喜欢。

不知什么时候，一见到有关《红楼梦》的书和文章，就要翻开看看。

其实我读《红楼梦》，很晚很晚。“文革”期间，我中学没毕业，返乡在家，听老人说，“看了《红楼梦》，得了相思病”。十几岁的我，竟不知所云。后来，在农村教学，听同事说《红楼梦》里面的妙玉如何如何，那时候，还没有看过《红楼梦》哩。第一次看《红楼梦》的时间和情景已不可考，大约是在一个雨天不能出工的日子，自己捧着一本借来的掉了封面的《红楼梦》，靠在炕上硬着头皮读下去。但第一次肯定是没有读完的，而且印象也不深，因为太拖沓、太冗长了。

以后不知什么时候，读完了第一遍。

但印象最深的是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翻译的《红楼梦》的英文本。那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从一位大学同学那里借来那本书时，因为喜欢其中的诗词，而且有感于竟然可以译为英文，于是就把这些诗词一首接一首地抄在一个精致的本子上，反复地背诵和记忆，想领悟其中的奥妙。

2001年，在我离开陕西师范大学以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了我的第一本《红楼梦》研究专著——《〈红楼梦〉诗词曲赋英译比较研究》。在这之前，我曾在主编的《长安译论》杂志上开设了一个“红楼译评”栏目，而在此前后，我在不同刊物上接连发表了三篇关于《红楼梦》回目的研究论文。到了2002年10月，我所在的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研究中心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红楼梦》翻译研讨会”，请来了冯其庸等“红学”大家作报告。会后，出版了《红楼译评——〈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集》。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我联想到《红楼梦》不同语种的版本和流传情况，提出建立《红楼梦》译评的设想，于是，全国性的《红楼梦》翻译研究工作开始启动。

第一次系统而认真的阅读《红楼梦》，是在1998年的夏季，在宁夏进行函授教育的空闲里，在一间容纳了三个教师——另外两个是美术专业的教师——的房间里，我抱着一本《红楼梦》仔细地读了一遍，随手摘出了其中富有哲理的段落，想写一本关于《红楼梦》思想的小册子。可是回来以后，因思不能成书，只写了三篇关于《红楼梦》回目的论文，陆续发表了。自此以后，我陆续读了杨宪益和霍克斯的两个英文全译本，而且作了较为系统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对其中的诗词曲赋的翻译有了一些体会。而且，对于霍译的体制问题，又作了一些考察。

本来想就《红楼梦》翻译的文体和叙事问题作系统的研究，因迟迟不能开始，也就搁下了。有一次拿起英译本《红楼梦》，想就译文本身仔细读下去，但一读就感到中文的味道太浓，和英文的味道混合在一起，竟然读不下去。幸而我在西安培养的硕士研究生有一个系列的《红楼梦》英译研究论文，包括全书的叙事结构、红楼梦组曲和金陵十二钗的册子以及人名翻译的研究。这



些研究虽然还不能算深入和系统，但已有了一些见解，特别是其中一篇从叙事角度研究翻译的文章，给我印象颇深。

谁能想到，几年过去了，正当我为自己在《红楼梦》翻译研究领域无所事事而苦恼时，赵长江却在《红楼梦》的回目和人名两个领域作了比较系统的翻译研究，并将其合而为一，而且寄来了本书的清样，嘱我作序。

作序本是一件好事，但其难处，对于作序者来说，是不言而喻的。

好在可以实话实说。

赵长江是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青年教师，为人热情豪爽，做事精明干练。他曾在我这里听过一段博士生的课程，无形中受到一些影响。他原来是学中国文论的，对于《文心雕龙》有些心得，后来从事典籍翻译教学，又迷上了《红楼梦》的英译。于是，花了数年的工夫，写出了这一部文学翻译批评的书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至于为何要选择回目和人名的翻译来进行研究，而且要选择霍译本，又只是针对前八十回，作者在《前言》中说得很明白：

一是回目是一回的“眼”；人名是人物的“魂”。

二是霍译与王译及杨译的不同有四：无注释，长序言，易体制，多方法。

三是以为曹雪芹的前八十回可靠无异议，而高鹗续写的后四十回则不取（只在附录中体现）。

由此，涉及到这本书的结构和研究重点，自然也是充满了作者主体性的发挥。

另一个值得关注而又引起思考的是本书研究的宗旨：

本书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从具体事实入手，抽出有价值的部分进行评述，之后把规律性的东西拿出来进行总结。在评述的过程中，融入一些有关《红楼梦》的知识以及笔者的一孔之见，以期读者获得更多的“红学”知识，引起更多的思考，更加关注我们的瑰宝《红楼梦》。

其实，这种所谓无方法的方法，还是有一个名称的，那就是个案研究的方法。基本内容包括：

首先，选定一个研究领域或题目（往往是凭兴趣），作为研究的对象。

其次，按照这个具体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将某一现象进行分析和分类。

再次，对于分析的结果（分类本身也是常见的分析方法）进行解释和评论，一般是说明原因（因果分析）或好坏（价值判断）。

例如：关于《红楼梦》回目的翻译研究，便是从回目每行八字和上下对仗的自然句子入手，理出原文的信息（四、五、六各式，略近于内容）、结构（形式结构，略近于语法形式）、对仗、典故、叠字等修辞要点，作为翻译研究的基础；其英译的分析，则有对仗、创译、似译、译味、叠字与叠词、深化与浅化、模糊与具体、有意误译等，是分头进行研究的。所谓的“不解之处”，在我看来，也并非完全不可解，如 In which 引起的句子，在英文标题中，就是指代本章内容的。它原是英文标题的一种常见句法，不过在进入汉语时难免使人不可理解。至于写作的顺序，则



是按照原书的自然顺序进行排列书写，并增加一些各回的具体内容和处理上的说明，以便沟通和解释。

同样，研究《红楼梦》人物的名称，包括历史人物（有些是神话人物）和虚构人物的翻译，作者也是用了一番心思的。具体做法可概括如下：

一是对原文的人物名称甚至上溯到中国传统的起名和号的方式，都作了统一的交代。

二是将原著中的人名分组介绍（有些没有分组），说明其英译的长处和策略，一一考据，加以评论。这些研究的分类方式包括：译字面意、创译、半音半意、非音似意、汉英谐音等。在历史人物翻译研究中，分为省略、增加信息、释译、威妥玛-翟理斯拼音的使用，译意不译音、译熟不译生、复姓的翻译以及按排行起名的译法等。其中有些研究，不仅评论原译，而且还给出作者自己的观点和译法，可以参考。

三是在行文的过程中，容纳剧情和诗词。例如，渺渺真人之于《好了歌》，加深了主题和意义。有些名称下面，引经据典，考证爬梳，旁征博引，像是一个个的中国文化词条。这就使得人名的翻译研究有了一点儿“百科全书”的性质。

以上是构成这本书的研究特点的一些说明。

构成本书研究宗旨的还有作者对于翻译理论的态度，兹引述如下：

本书关注的不是形而上的翻译理论，不以任何理论作为指导，也不把某些翻译理论拉进来，硬与某些观点和某些翻译挂钩以显示其高深。翻译就是翻译，翻译理论应该

从翻译实践中来，又回到翻译实践中去，为翻译实践服务。就翻译论翻译是本书的宗旨。

不关注翻译理论也不接受任何理论的指导，是否可以进行研究，尤其是进行翻译批评式的研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不过，在这里无暇进行长篇大论的论述，只能列出笔者认识的如下要点，以供讨论和参考：

第一，有些研究，属于实证性的个案性的研究。例如：以翻译批评为宗旨的翻译研究，因为其对象指向具体的翻译文本和翻译现象，也可以不顾及翻译理论，或者说它有别于一般的翻译理论研究。不懂得这一点，不区分应用性研究和理论性研究，不看具体的研究对象和需要，或者说不能设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具体的研究方法和方案，进行具体的对象化的研究，而是研究伊始，就一定要拉一种理论作为垫背（例如名人的论述），或者拉大旗做虎皮（例如时兴的外国理论），是如今翻译批评缺乏底气的表现，也是翻译批评型研究难以深入和难以有所发现的致命弊端。当然，这里强调的是翻译研究的类型问题和特殊的研究类型和一般理论所处的相对的等级性的关系问题，而不等于认为翻译批评可以不要理论，或者运用翻译理论就不能作翻译批评了。

第二，是否可以有“就翻译论翻译”的翻译研究——如同作者宣称的那样？回答是：可以，而且有案可查，有例可证。其实这种研究，如前所述，是就一个具体问题进行研究的为研究而研究，在方法上，属于一种综合性的研究。这种研究，只要它有明晰的研究对象，和一套适合的研究方法，按照一定的研究方案和程序研究下去，最后，得出一定的研究结论，并且能够作出



说明和解释，就是有效的和有价值的。这种研究，不必具有普遍性的指导一切的研究结论和理论（结论泛化和理论上的大而无边正是国内许多研究的通病），但并不意味着它是随意的，无目的的，或者根本不是按照一套科学的研究程序进行的。任何研究本身，都反映研究者一定的理论认识水平，并且隐含着某种理论问题。

第三，翻译理论是否一定要从实践中才能得来，或者一定要回到实践中去？那也不一定。因为理论的来源作为一种智力资源，也可能并非直接来源于某一具体的或解决问题的研究过程和任务定向的实践活动，而是有其理论层面的来源，比如来源于其他的理论，或者其他学科的相关理论，或者对其他理论的批判性认识。同样，理论的归宿也不必一定要回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因为理论也可以有理论的去处，例如对其他理论产生影响，或者影响新理论的产生。实际上，这种直接将理论与实践挂钩和等同的做法和认识，具有一定的经验主义的认识局限，在某些条件下，可能既会妨碍理论研究的纯粹性和思辨性，也会妨碍实证研究的科学性和普遍性，同时，对于翻译实践，无论在认识和操作上，均会妨碍其提高和改进。这也是必须指出的重要的认识问题。

那么，在说了一些理论性的话语以后，让我们再回到翻译批评本身，就翻译批评本身进行一些讨论。本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的英文翻译的专题研究，势必涉及文学翻译批评的概念、做法和进程以及一些有待深入讨论的问题。我们不妨借助这个话题，在序言的最后部分再多说一些意见：一是文学翻译

批评的类型划分；二是如何进一步提高鉴赏与研究水平；三是如何使翻译批评向科学化和学科化的方向努力。

首先，关于翻译批评的类型划分，迄今仍缺乏权威的公认的标准和根据，所以借助文学批评的类型划分，就是一个可以认可而且比较容易开始的话题。法国批评家蒂博代在《六说文学批评》有这些论述：

这三种批评，我将其称之为有教养者的批评，专业工作者的批评和艺术家的批评。有教养者的批评或自发的批评是由公众来实施的，或者更正确地说，是由公众中那一部分有修养的人和公众的直接代言人来实施的。专业工作者的批评是由专家来完成的，他们的职业就是看书，从这些书中总结出某种共同的理论，使所有的书，不分何时何地，建立起某种联系。艺术家的批评是由作家自己进行的批评，作家对他们的艺术进行一番思索，在车间里研究他们的产品。同样这些产品要在沙龙里（包括一年一度展览这些作品的沙龙展览会和它们装饰和使之活跃的私人沙龙）经受过有教养者的批评，还要在博物馆里经历专业工作者批评的检验、讨论和修复。毫无疑问，应该把三种批评看作三个方向，而不应该看作固定的范围；应该把它们看作三种活跃的倾向，而不是彼此割裂的割据。

其次，所谓自发的批评，就是公众代言人的批评，多数是口头的非专业的意见和随即的无系统的观点，虽然多数缺乏理论的见解，但有基本的判断和参考价值。翻译批评中，所谓自发的批



评，主要来自学外语的青年读者和外国文学爱好者以及对典籍翻译有一定兴趣的广大读者。他们的意见代表一定的舆论倾向和时代趣味，是不能忽视的。

而专业的批评或专家的批评，大约要算那些理论家和学者的批评了。在翻译批评领域，翻译理论家和研究人员的意见以及一部分从事翻译教学的人员的意见，往往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如同自发的批评一样，专家的意见也未必是一致的，因为理论背景的不同，从业经验的不同以及个人好恶与审美趣味的不同，都有可能致批评意见的不同。其中，少数权威人士的意见尤其是翻译批评权威对某一具体作品的批评意见，可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所谓艺术家的意见，在创作领域就是作家的意见；而在翻译领域，就是翻译家的意见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按照蒂博代的划分倾向，似乎艺术家的意见具有最终裁决的性质。而实际上，作者、艺术家和批评专家、理论家，这两个难免形成对立集团的意见，何者更为重要甚至更高，是很难下定论的。关于这一部分人的意见，尤其是在翻译批评领域，似乎还没有一个倾向性的意见。在目前理论研究占据主要话语权的条件下，在翻译家们很少能在个人翻译之外公正地进入翻译批评的情况下，也许批评专家和理论家们的意见更应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

关于这三种批评的进一步的学科归属和发展的关系，蒂博代有下面的论述：

自发的批评流于沙龙谈话，职业批评很快成为文学史的组成部分，艺术家的批评迅速变为普通美学。批评只有



抵抗这三个难以回避的滑坡，或者（更应如此）只有试图连续地追随这三种批评并从中找出共同的分水岭，才能在纯批评中得以存在。

参照以上的划分和分析，已经可以说明三种文学批评和文学翻译批评的去向和结果了，也有助于说明如何进一步改进翻译批评质量的问题，甚至关于科学化和学科化建设的问题，也可以从中汲取营养。

如果说自发的批评不借助任何理论资源，在选题上也任其自然，研究随性所至，书写表达也比较自由的话，那么，在保持密切接触实际和灵活反映的研究优势的同时，提高选题的专业水平和研究方法的专门化，正是自发式批评进入专业水平的翻译批评的基本条件。此外，专业性的翻译批评，除了具有明显的学科优势以外，则容易从概念出发去选题、去研究，而研究的结论，也容易符合甚至迎合某种既定的理论和观点。这在一定程度上既可以说是一种职业和专业优势，也会影响研究的客观性和有效性，只有经过专业训练的研究人员从事文学批评和文学翻译批评，才有可能摆脱目前有关研究在队伍和方法上的困境。

自发的批评可以从沙龙进入日常生活对文学和翻译文学的反映，专业性批评在经过文学史家的吸纳和筛选以后可能会进入文学史或文学翻译史（翻译文学史），而艺术家即作家和文学翻译家们的研究，则要进入到文学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本身，而他们的意见进入美学和翻译学，是需要更加理论化专业化的工作的。在这里，科学化和学科化如果不细加区分，几乎是一个意思了。但若细加区分，还是可以看出来：科学化偏重指文学与翻译批评



与研究结论的客观有效性和普遍的可验证性，而学科化则专指和文学翻译批评的学科建设密切相关的部分，如在翻译批评的方法和理论原则上的讨论以及在如何构建和完善翻译批评学科体系的考虑。在这方面，除了专业理论家的周密思考外，来自自发批评的旷野的呼声也需要认真倾听，而艺术家们所提供的，不仅有艺术灵感和直觉思维的发现契机，而且在沟通各派理论上，也能起到相当的作用。

至于何谓“纯批评”，那将是一个异常复杂而难以说明的问题，姑且搁置吧。

而这本《霍译〈红楼梦〉回目与人名翻译研究》肯定不是纯批评，它属于实用批评领域，而且是批评的实践本身。

是为序。

王宏印

于南开大学寓所

2006年11月20日



前 言

本书是对霍译《红楼梦》回目和人名的研究。回目是一回的“眼”；人名是人物的“魂”。在《红楼梦》中，回目的信息量是丰富的，经常在八个字中寓藏六方面的信息；而且字雕句琢，艺术性堪称绝伦。从语言形式角度看，每回两句，每句八个字，对仗工整，无与伦比。

《红楼梦》中有姓名称谓的 712 人，其中包括历史人物 112 名（据笔者统计）。曹雪芹在为众多人物命名时并非信手拈来，随意组合，而是考虑人物与书中体现的主题思想能否合拍；人名与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命运能否统一；利用字形和谐音等多种表现手段展示人物之间的关系。英文能否将回目中的对仗和人名音形义的特色传译过去，正是本书选择回目和人名进行研究的原因。

有影响的《红楼梦》英译本共有三种：王译、杨译和霍译。

王译即王际真英译的《红楼梦》，是较早的一个译本，书名为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由美国 DOUBLEDAY, DORAN & COMPANY, INC. 出版，时间是 1929 年。此译本为简本，总计 371 页。

杨译指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妻合译的译本，书名为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1978 年第 1 版。这是一个英文全译本, 市场上多见, 不再赘述。

霍译指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 (David Hawkes) 和约翰·闵福德 (John Minford) 翻译的《红楼梦》, 共分五卷, 总书名为 *The Story of the Stone*, 由英国企鹅集团出版。这也是一个英文全译本, 译者给各卷又另加了一个英文名。第一卷 *The Golden Days* (1973 年), 第二卷 *The Crab-Flower Club* (1977 年), 第三卷 *The Warning Voice* (1980 年), 第四卷 *The Debt of Tears* (1982 年), 第五卷 *The Dreamer Wakes* (1986 年)。霍克斯译了前八十回, 即曹雪芹所写的那一部分, 高鹗后续的四十回则由约翰·闵福德译出。

霍译与王译和杨译的不同之处有四: 一是全书无注释。二是正文前有长达 30 页的介绍, 内容涵盖翻译和研究两部分; 卷后有附录, 对难解之处进行较为详细的说明。三是体制更易。主要表现在除总书名外, 各分卷还有一名以及在版式方面进行了创新。四是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特别是在人名翻译上, 采用了多种多样的表现手法, 值得研究。基于以上四点, 本书选用霍译的前八十回为研究底本。

起初, 笔者想对霍译《红楼梦》专有名词进行研究, 因题目过大, 力有不逮, 故只拣出书名、回目和人名三部分。第一章阐述《红楼梦》书名的沿革流变以及霍译选用 *The Story of the Stone* 的原因; 第二章对前八十回回目的特色进行总结, 之后逐一评述, 最后得出霍译回目的翻译特色; 第三章对前八十回出现的主要人物的名字和历史人物的名字进行分类评述, 得出霍译人名的英译策略。

书后有一附录, 内容包括: 后四十回回目英译; 各回人名



英译索引；情榜列表。

本书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从具体事实入手，抽出有价值的部分进行评述，之后把规律性的东西拿出来进行总结。在评述的过程中，融入了一些有关《红楼梦》的知识以及笔者的一孔之见，以期读者获得更多的“红学”知识，引起更多的思考，更加关注我们的文学瑰宝《红楼梦》。

本书关注的不是形而上的翻译理论，不以任何理论作为指导，也不把某些翻译理论拉进来，硬与某些观点和某些翻译挂钩以显示其高深。翻译就是翻译，翻译理论应该从翻译实践中来，又回到翻译实践中去，为翻译实践服务。就翻译论翻译是本书的宗旨。

《红楼梦》中蕴含着丰厚的中国文化，如何传译中国文化，用什么手法或策略传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这方面有连篇累牍的文章，也有数不清的争论。与其如此，不如做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本书正是这样：没有任何高深的理论，却有着他书未有的草根性质，即从一字一词出发，总结出翻译的规律和技巧，以期对有中国特色文化的翻译提供帮助和服务，对典籍英译有所裨益。

《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书，涉及到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有关《红楼梦》研究的论文和专著更是汗牛充栋，不可胜数。但对《红楼梦》英译本研究的专著则不多见，只有王宏印《〈红楼梦〉诗词曲赋英译比较研究》（2001年）、范圣宇《〈红楼梦〉管窥——英译、语言与文化》（2004年）等寥寥几本。若本书能给《红楼梦》英译的研究添一砖加一瓦，笔者则倍感欣慰。

